

## “想象的底层”？ ——“代言人”立场的选择

赵书华, 王国英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 底层文学创作的主体——知识分子、作家主动选择“代言人”的写作立场,以底层书写的方式呈现底层状态、凸显底层问题、探寻底层困境的解决方向,这既是当前底层写作群体的一种现实要求,也是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时代要求。

**[关键词]** 底层文学; 底层关怀; 代言人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0)02-0110-03

在近年来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中,有一个其实属于底层文学本身之外的焦点问题,那就是底层能否自我表达?当底层的自我表达渠道不畅时,知识分子与作家能否成为“代言人”?如果底层由知识分子和作家代言,那他们应当如何表述底层,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写作?

如果我们考察近年来的底层写作群体,可以清楚地看到底层的书写者既有来自底层一线的打工者、农民、乡村教师等“真正的底层”,也有知识分子、作家,而后者才是底层创作的主要力量,底层文学作品中的多数和优秀者都是出自后者;但同时近年来的争论中,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底层写作群体又是备受质疑的。

在各种质疑声中,一种意见是底层群体无法逃避被表述的命运,而作为底层群体的代言人又由于与底层的隔膜而无法真正代言底层。那么,在这样的悖论中,底层是否将永远归于沉寂,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将看到,底层群体自身并非总是自甘寂寞、隐忍前行的,他们也在不断地探寻自我表达的方式;而知识分子与作家主动选择“代言人”的写作立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底层有着深微复杂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担当——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如有人所指责的那样“只作稻粱谋”的旁观者和局外人。

### 一、底层自我表达机制的局促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指责那种认为底层不能自我表达的观点。因为事实上,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底层群体,其自我表达机制是相当局促的。

底层本身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是那些随着农村改革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劳动市场和生活机会分配中竞争力较弱、综合能力较低、经济力量贫弱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群体。他们需要为实现既定的利益目标,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问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主张利益,并以一定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过程<sup>[1]</sup>。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底层弱势群体在自身表达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自我表达意识缺乏,底层群体普遍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无法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表达集团,加之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信息沟通不畅,使他们的自我表达意识的增长缓慢;其次,底层自我表达渠道不畅,许多人因为物质条件的落后和自然环境的限制,特别是由于资源、地位和能力的限制,在自上而下的单项利益表达的强势力量的冲击下,难以形成畅通的自下而上的底层自我表达机制;第三,底层利益表达的客体存在严重缺陷,底层自我表达所诉诸的对象如政府机关、新闻媒体、文化机构等与底层自身存在着日益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落差,使得底层的自我表达往往难以触动更为强势的上层机制;第四,底层自我表达还存在着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自我表达的非均衡状态,这更加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政治、经济、文化核心群体与底层弱势群体两极分化和二元对立的状态。

因此,虽然底层群体也在不断寻求自我表达的有效途径,但现实情况表明底层群体需要更多的人关注,也需要更多的人“替他们说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底层群体都需要“代言人”,正如吴亮所说:“‘底层’必须是一个被实践触动的社会问题……基于底层的自我表述能力丧失,从它内部成长起来的表述者还需要等待底层状况的改善,对底层的关注必须由社会的各种成员共同去进行:调查员、记者、医生、律师、警察、社会工作者、摄影家、义工、慈善机构服务者、基层人民代表……以及——作家。”<sup>[2]</sup>

作家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理应在底层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底层弱势群体又缺乏相应的自我表达机制的时候,适时关注底层现象,用自己特有的文学艺术创作呈现、思考乃至探索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底层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可能涌现属于其阶层自身的自我表达者,但底层问题不仅是底层自身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需要全社会人的共同关注。以天下苍生、人之生存为思考对象的作家完全有理由、也有责任承担“代言人”的角色。

### 二、“想象的底层”？

在对底层写作的创作主体的身份的质疑中,有一种意见是引人注目的,那就是认为底层写作的创作者主要都是知识分子,缺乏底层的实际经验,因而他们的写作实际上只是“对于底层的想象”,是值得怀疑的;而真正的底层则先天缺乏自我言说的能力。例如刘旭在《天涯》杂志撰文,在分析介绍印度学者的底层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从历史来看,底层无论是表面上处于高位还是社会底部,都是无语能力的、被言说的群体”,底层难以摆脱被言说的命运;在文学领域,“文学性的元素成为障碍,使底层言说成为不可能”<sup>[3]</sup>。

实际上,所有的文学都是想象。文学创作是想象性的创造活动,从人物的确定、情节的设置到环境的描写,都离不开作家的想象性书写。这里的关键不是想象,而是如何想象。在文学创作中,既有那种远离现实、无视现实、凭空想象的平庸之作,也可以有立足于现实,在充分的现实感知与体验、认识的基础上合理想象的艺术创制。离开想象的文学,岂不完全变成了强调真实性的新闻报道或纪实的报告文学?文学的想象,使得文学可以创造出以生活本身的逻辑为基础,又超出生活本真层面之上的艺术真实。这本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最一般的道理。所以,如果质疑底层写作,拿出“想象”来作为质疑的理由显然是粗浅而不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深入考察当下的底层写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想象,是凭空虚构,虚张声势,借以抢占话语资源,赢得市场效益,还是在深刻的底层体验基础上的一种情感驱动的印象性艺术创造。

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曾深入考察过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底层问题已经是一个让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到底层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所格外重视的严重问题,这也就是吴亮在《底层手稿》中所描述的那一些利用省略号间隔以暗示问题之严重与解决之困难的底层困境:“剩余人口……教育匮乏……技术革命的人侵

**[收稿日期]** 2010-05-17

**[基金项目]** 2009年校青年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赵书华(1981-),女,河北邯郸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手工业消亡……不公平竞争……资金不足……民间自助能力丧失……被放弃的行业……企业破产……生态恶化……健康水平下降……沉重的税赋……形形色色的掠夺……对权利诉求的压制……公共福利的减缩乃至名存实亡……”<sup>[4]</sup> 底层生活的现实,已经为底层写作提供了足够的材料和想象的基础。许多底层文学作品正是艺术地再现了这种现实。我们在底层作品中看到了底层生活的苦难,体验到了底层人所承受的生活的艰难、权力的重压、精神生活的贫困与压抑,孤苦无助的人生境况,品味到了底层人生的悲剧。例如,在王祥夫的《五张犁》中,我们读到了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土地被剥夺后的悲观与绝望;在迟子建的《酒鬼的鱼鹰》中看到了小人物的友善和仁义与当权者的横行霸道;在刘庆邦的《神木》中更可读出底层人在异化的生存环境中人性的扭曲堕落与最后苏醒……也许有人会震惊于这残酷的生活现场的展现,但当我们真正深入到现实中的底层人的生活中时,我们便会发现,这些生活场景其实是空想不出来的,现实的底层人其实有着更为复杂、严重的苦难、扭曲、屈辱与无助。

其次,关于底层的想象,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对底层生活的真实经历与体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在当前的底层文学中,书写主体主要有两个群体,一是本来就生活在底层的书写者,他们有文化,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感愤于苦难的底层现实,用手中的笔书写底层,例如新涌现的“打工文学”创作群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但是,对于底层能否自我表述,学界还是有人表示怀疑的,他们认为底层其实不能自我表述。这种观点注意到了底层自我表述的困境与艰难,但还是应当看到,底层群体实际上一直在探寻属于自己的表达渠道,在文学的表达上也一直有着不懈的努力,例如建立在广东的“内部交流”报纸《打工诗人》就宣称“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漂泊的人生作证”,将“打工诗歌”视作“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其创作主体就是实实在在的打工群体。这意味着底层群体一方面在表达渠道不畅的时候需要知识分子阶层和作家群体的代言,另一方面也不甘于并力图打破自己的沉默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真正来自底层的写作可能声音粗糙,在艺术上似乎不甚“高明”,但其意义在于试图改变底层的失声状态和被表述的命运,并因其有着深刻的底层生活经验做背景,其表述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另一个群体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作家群体。这个群体的身份是最受质疑的,例如南帆认为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言说“很大程度上源于知识谱系带来的伦理”,是“将实验室里追求真理的精神扩展到社会事物上”;毛丹武则把表述底层归结为“知识者的审美现代性冲动,是一部分知识者的文化策略,对其中的一部分人来说还是一种政治策略”,提出“知识者如果仍然要坚守他们的公共性,公共性最终是必须落实在为底层人民争取他们在公共空间自我表述的权利、争取他们捍卫自身权利的权利。就文学而言,如果我们还原意承认文学不可能担负起所有的社会使命,那就让文学做它能做的,而另外那些工作知识者就作为个体的公民来承担吧。”<sup>[5]</sup> 我们姑且不去追究这些表述的概念堆积、艰涩拗口,单就其表达的中心意思来说,便可看到这些论述实际上预设了“底层——知识者”的二元对立,而忽视了底层与知识者(包括作家)相融合沟通的可能性,即使承认底层可能会“上升”为知识者或作家,也认为一旦这种“上升”变成现实,那些上升后的“新贵”们便陡然与底层隔膜开来。事实果然如此吗?

如果我们对那些进行过或正在进行底层表述的知识者、作家做些考察的话,便可看到上述的论断其实更像抽象的理论推断与凭空虚拟。毫无疑问,蔡翔是学者和作家,尤凤伟、刘庆邦、曹征路、鬼子、谈歌、熊正良、罗伟章、胡学文等是作家,他们的现实身份大概都已经不再属于“底层”而应属于“知识者”。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都是从底层走出或者曾经有过深切的底层生活经历——其实,除去那些从大城市到大城市、从学院到学院的“纯粹”的“知识者”,在知识分子群体与作家群体中,有过底层经验与体验的绝不是少数,而且这种经验和体验也绝不是那种“深入基层体验生活”、“采风”式的走马观花——蔡翔曾到安徽偏远农村插队,后来又做工厂工人、工厂技校教师,在发表作品前,有过12年的“底层生活”;刘庆邦做过煤矿工人;曹征路插过队,当过兵;谈歌当过钢厂服务公司工人、车间主任、企业副经理;陈应松曾在乡下务农,后来做过水运公司职工;胡学文更有着丰富的张家口坝上贫困地区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他们的底层经验并不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身份的变化而消失,相反,当他们关注当下的底层现实时,曾经的底层生活经验积累会使他们的感受更为敏感、思考更为深入、理解更为透彻,以现实为基础的艺术想象也更富于现实意味而不致流于不切实际的空想与妄想。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当下的底层写作更多地是出自“知识者”之手,也并不妨碍底层文学成为底层生活、底层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我们的批评界常常在极端状态徘徊:在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盛行的时候,很多批评者以文本中心论为真理,受新批评派的“意图谬误”、“感受谬误”等理论的启发,将文学文本与世界、作者、读者的关系割裂开来,致力于对纯粹的孤立的文学文本的语言分析;但是奇怪的是,当底层写作兴起之时,不少批评者又抓起文化研究的武器,揪住底层文学书写者的身份问题不放,在学院式的理论推断中,以对于书写者身份、权力、内在意图、代言能力等方面的分析代替对于底层文学的文本分析,从而将一个文学问题牵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甚至最终忘记文学问题本身。

其实,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文学表述底层的成功范例不胜枚举,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底层一直是作家关怀的主要对象,许多作家如鲁迅、老舍、赵树理等以及当代文学创作中的诸多名家,都以自己特有的观照视角和介入方式,深入底层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塑造出大批生动鲜活真实的底层人物形象,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骆驼祥子、小二黑与小芹、李有才……,描绘出了近百年底层生活变迁的生动画卷。他们的写作,承续了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体现着一种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的自觉的价值担当。

因此,当代“知识者”和作家密切关注底层深层状态,以底层生活为题材表达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形成一股底层文学思潮,正体现着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萨义德曾说:“我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sup>[6](P16)</sup>,“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在理想的状态下,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sup>[6](P95)</sup>。萨义德的观点与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不谋而合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是人文精神的主要传承者,他们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事事关心”的优良传统,积极投身于社会、人生的现实之中,发挥着“社会的良心”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要作用。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喧嚣浮躁、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下,人文知识分子有着被“边缘化”的境遇,但对于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于人的生存境况(从现实生活层面到终极价值层面)的深层关怀,仍然是其基本的价值承担<sup>[8]</sup>。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知识分子、作家有理由、有权利也有责任积极介入现实生活之中,选择“代言人”的写作立场,以底层书写的方式呈现底层状态、凸显底层问题、探寻底层困境的解决方向。这既是当前底层写作群体的一种现实要求,也是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时代要求。

#### 【参考文献】

- [1] 汪晓.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探析[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6, (12): 105-106.
- [2] 吴亮. 底层手稿[J]. 上海文学, 2006, (1): 96-97.
- [3] 刘旭. 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J]. 天涯, 2004, (2): 47-51.
- [4] 吴亮. 底层手稿[J]. 上海文学, 2006, (1): 96-97.
- [5] 南帆等. 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J]. 上海文学, 2005, (11): 74-82.
- [6] 爱德华·W.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7] 邢建昌. 来源于对人生境况的深层关怀[N]. 文艺报, 2002-01-15.

【责任编辑:王云江】

(下转第127页)

得到了很多有关图书馆方面的最新信息,这一交流工具值得业界推广。浏览 Blog 网站就像平时阅读文摘一样简单。与 BBS 和 QQ 相比较, Blog 提倡的是以朴实的文本围绕某一主题进行交流探讨,提供的是较严肃和较专业的交流,是围绕某一特定主题进行的,而且 Blog 的交流过程是可控制的。因此较适用于图书馆的“空中”服务育人和交流工作。

Blog 的特点和社会影响,使人们在不断应用中看到了它的巨大潜能。在国外,商界已将其用于员工的管理、集团研发和公共关系等方面,教育界许多著名大学也把它应用于教学的不同层面,如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图书馆的科学新闻 Blog (Science News Weblog),向全校各个系部的师生提供他们所感兴趣的图书馆方面的信息服务;美国圣约瑟夫图书馆的 Weblog 向馆外读者提供新书发布信息,还有各种娱乐新闻和书评等网上资源的链接。因此以服务科研与教学为宗旨的高校图书馆,更应通过 Blog 利用网络双向互动、超文本链接、动态更新、覆盖范围广的特点来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创建图书馆服务育人 Blog,进而提高其服务育人的水平。

#### 1. 建立读者服务 Blog。

“读者第一,服务至上”是图书馆永恒的宗旨。为了加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双向联系,倾听读者的呼声,采纳读者的合理化建议,图书馆可以创建读者服务 Blog,以此构筑起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平台,从而使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工作更有针对性。

#### 2. 建立书目导读 Blog。

书目导读是图书馆文献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图书馆可由采编部负责建立书目导读 Blog,定期向读者介绍到馆的新书,可将推荐的书目清单按内容进行分类在 Blog 上发布,并不断定时更新,也可对某些有特殊需要的院系部或专业提供专门的书目 Blog 链接,设立留言和 Email 以便及时了解用户的需要;同时还可以设立书评栏目,用以揭示被评书籍的学术性、信息性与相关性,以独特的评论视角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 3. 建立专业知识 Blog。

专业知识 Blog 可由图书馆资深馆员担任,用于发布各专业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和成果,便于读者了解这一领域最核心、最基本、最前沿的知识,并实时解答读者提出的相关问题。也可请相关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或教授协同创建各专业 Blog,并请他们将本专业最新的观点、方法、成果等在 Blog 上介绍,以便让读者通过图书馆的专业 Blog 能了解该专业最核心的问题、最新的发展趋势、最重要的人物和成果鉴定、最新的产品,读到最好的文章,找到最好的期刊和网站。

#### 4. 建立信息导航 Blog。

知识导航历来是图书馆的重要工作,图书馆应建立信息导航 Blog,充当起信息导航员和知识过滤器。有效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从某一领域的专业出发,把每天的大量相关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形成一种有深度的专业信息,提供给对这一专业有兴趣的读者浏览使用。总之,图书馆要生存、发展,就要牢牢抓住信息知识导航这条生命线,积极进取,尽快适应复杂的信息环境和各种信息载体的变化情况。

#### 5. 建立检索培训 Blog。

通过互联网开展用户教育和培训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Blog 的出现为这一工作提供了新的工具。高校图书馆可利用 Blog 对读者进行文献信息检索培训,具体包括文献、信息库介绍,检索语言的使用、检索工具、检索方法等的培训。在目前文献检索课和图书馆利用课时不够的情况下,许多上课无法解决或一时难以解释的问题,可以在 Blog 上进行补充讲解。图书馆可将检索培训 Blog 作为文献检索课的虚拟教学平台,该课教师可将有关课程的课件、习题、案例、考核方法等公布给学生,促进师生交流沟通。

#### 6. 建立科研服务 Blog。

高校图书馆可与学校科研处联系了解本校科研情况,并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通过科研服务 Blog,主动出击,将文献传递、科技查新、代查代检、定题服务等工作的每项服务内容、服务规范、操作流程等展示给读者;可以根据学校科研项目情况主动与有关人员联系,提供相关信息服务。摆脱以往那种被动接受读者咨询的服务模式,进行知识挖掘、知识创新等深层次服务。

Blog 作为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生事物,在图书馆服务科研与教学工作中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总之,这几种交流工具都能建起读者服务的桥梁,深化图书馆服务职能,拓展服务领域。当然随着通信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还有更多的高技术含量,高科技服务形式等待我们运用和创新。

#### [参考文献]

- [1]郁笑春. 高校图书馆服务育人创新模式探讨[J]. 职业圈, 2007(12S): 135-136.
- [2]张佳丽. 网络交流语言的特色分析[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8(03S): 141-143.

[责任编辑:陶爱新]

## The application of web communication tools in university library

ZHAO Heng - fen

(Library,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oday is network times, and the university library is the second classroom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such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university library how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Base on the existing foundation of hardware, innovative service model, and by using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tools to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then enhance the services level of library

**Key words:** Web Communication tools; QQ; Email; BBS; Blog

(上接第 111 页)

## The first floor of imagination ——The choosing standpoint of the spokesman

ZHAO Shu - hua, WANG Guo - ying

(College of Art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bodies of the bottom strata literature creation are intellectuals and writers who initiatively choose the spokesman and display the bottom strata life with its writing ways to highlight the bottom strata problems, and seek the right direction to solve them. It is not just reality for the current writing mass but a zeitgeist for the intellectuals to realize their own value in the new social 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the bottom strata literature; the bottom strata concern; spokesman